



当我在江南的冬天瑟瑟发抖时,不禁怀念起北方的冬天。

我第一次知道有暖气这玩意,是在山东的青岛读大学时。青岛的冬天漫长,最冷的时候可以达到零下七八度,如果在栈桥或是海水浴场附近,海风吹来,顿感冰冷入骨。但到了宿舍,神情立刻舒展了,室内温暖如春,约有15度左右,因为有暖气。我第一次看到墙角的暖气片,很是好奇,把洗过的袜子放在上面,过一夜就干了。如果谁缺德,把运动鞋的鞋垫搁在上面,那整个屋子里都是臭味。早晨起床,不像在南方离开被窝需要很大的勇气,可以很从容,因为毛衣是暖和的,裤子是暖和的,空气是暖和的。我反倒是寒假回到宁波时不太适应了,那时普遍没有空调,南方室内的那种阴寒、湿冷,让人受不了。

山东的农村没有集中供暖,都是自己烧煤取暖。在厨房或是主屋,有个大炉子,烟道通到室外,炉子上除了做菜,还可以烧水。饭后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,炉上烧着水,边聊天,边吃盐炒的大花生米,渴了喝上几口茉莉花茶。有次我在不知不觉中吃多了,胃有点难受。亲戚拿了一把生的花生米,说是可以解消化不良,我吃了几粒后真的有了缓解。食物就是这么神奇:生熟有时可以互解。干炒和油炸花生都很香,很容易让人吃上瘾。

东北的冬天更“暖和”。那年在大庆过年,室外温度有零下10多度,甚至零下

20度,即便没有风,如果没戴手套,手顿时会冻得受不了。但室内温度有25度,室内外温差有36度,他们习惯于在冬天吃雪糕。我吃到了著名的东北大板,大庆产的,奶香浓郁,货真价实,才三元一根,不贵又好吃,味很正,实实在在,符合它的广告词所说的:“我很土,我很真实。”他们在冬天吃凉拌菜,比如凉拌黄瓜、粉皮,还有自己做的皮冻,用肉皮熬制一个多小时而成,放凉后切片。透明的冻中有肉皮,撒上香菜和红辣椒,赏心悦目。夹一块,在蒜酱里一蘸,滋味好得不得了。或是吃顿火锅,荤素不拘,当然最受欢迎的还是涮羊肉。主食除了东北大米做的米饭,多是饺子。饺子是提前包好的,不用放冰箱里,放到室外就冻得邦邦硬了。馅有好几种:胡萝卜肉馅、白菜肉馅、芹菜肉馅和韭菜虾仁馅等。最有东北特色的是酸菜肉馅饺子,酸鲜可口,让人吃得欲罢不能。聚会时除了喝白酒,还喝啤酒,这只有在暖气特别足的东北才有可能。

在南方,冬天没生过冻疮的孩子都是幸福的。我读小学时手脚和耳朵都生过冻疮,极痒难忍。那时候奶奶身边取暖的工具是铜火熨,用来烘手和烘脚,里面放了带火星的灰和木屑,奢侈点是放上木炭。晚上睡觉时在棉被里放一个冲了热水的盐水瓶,瓶子是医院里挂生理盐水用下的,条件好一点是用铜制的汤婆子。脚是烫得热乎了,但冻疮却开始发作了,痒得难受。同一个地方生过冻疮以后,每年都会发。我曾尝试过抹辣椒和酒精等办法,都没啥效果。我还不是很严重的,有的同学手肿得像馒头,还溃烂流脓,惨不忍睹,按照有点刻薄的玩笑话是:这双手,即便是斩了喂狗,狗都不吃。我是直到在青岛上大学,才彻底不生冻疮了,想来真是感谢北方的暖气。

如今的江南冬天,取暖方法很多。除了多盖被子,被窝里放电热水袋、开电热毯,还可以用电取暖器,用油汀。如果是开热空调,就是鼻子太干,很不适应,另外就是电费蹭蹭地上去,让人心疼。一个朋友家里有地暖,穿着袜子踩在木地板上温温的,室内温度刚刚好,非常舒服,但据说一个月的取暖费也要好几千,相当可观。思来想去,还是觉得北方集中供暖的暖气最好。

## 温暖的记忆

□姚央央

天已大亮,拉开棉布的窗帘,深吸一口气,朝窗外望去,雾气在玻璃窗上画画,窗外一片素净,心里想着:真好看!

记忆里的冬天,白色的雪落在屋子前后的小桥、果树上,厚厚的雪盖住人心底所有的不快乐和忧伤。

关于冬天,我喜欢空旷的雪地,把寒冷抛在脑后,从路的一头走着或跑到路的另一头,有时还会看着远处白雪皑皑的大山,看着远方发呆,心里似乎还有过梦想。

那时的冬天,总是在父亲敲击水缸冰面的声音中醒来。他是起得最早的那个,烧好饭汤,再把我们一个个叫起,吃过早饭,我们都准备上学。

童年时,我的体质不好,入冬后,经常生病,还会发烧。我们住的地方,没有好的医疗条件,离镇上又远,生了病,只能去几里外的乡里。那时候,为了进出方便,父亲买了辆红旗牌自行车。或许是路途不平,骑车颠簸,担心我坐在车后座上不舒服,有一次父亲就背着我去乡里医院。

走出家门,有一段较长的田埂小路,小路连着营房和半塘两个村的地方,走过半塘就是东山头乡了。那时的东山头乡虽然地处偏僻,不大的地方,却有菜市场、学校、街市、电影院、卫生院,都齐全着。

小时候的我身形较胖,父亲身材高大魁梧,背起我来一点不费力。只是那天的温度很低,河面结了很厚的冰,路面湿滑,风吹到脸上生疼生疼的,我靠在父亲的背上,迷迷糊糊地昏睡。父亲背着我去乡里医院,这平时骑车半小时不到的路程,不知他花了多少时间,才把我背到医院。

到了医院,输完液,配了药,已是午后。看完病,父亲又背着我往回走。半道上,要经过一条街,街上的点心铺里,馒头包子的香味总能轻而易举地抓住小孩子的心,好看的小人书摊还摆在原来的位置。父亲给我买了喜欢的猪油馒头。可是我因为生病,没了胃口,那天什么也没吃。我只记得靠在父亲宽宽的后背上,眯着眼,路上一会闭眼休息,一会睁眼看看风景。

那天午后的太阳光很亮,一闪一闪,一直在我眼前晃动。可能是童年的孤单、失落让我一直记住了父亲那坚实后背的安全感,也可能是因为父亲在我记忆里的相处仅有那么几年,使我把这些相处的片段牢牢记在了脑海里。

我还记得父亲似乎更喜欢在冬天喝上几口,在我十来岁更大一些时,他会让我去村口的杂货店打上一斤黄酒。酒烫热了,刚好,母亲在灶头炒菜,就让她弄上一碟花生米。这样,酒一倒上,一股暖暖的酒香飘溢开来,等母亲热菜热饭端上桌,整个屋里更是热气腾腾。有次等着开饭,我在父亲跟前转悠。看他喝酒,他端起碗让我闻闻,我偷偷想用舌头舔舔,他见我好奇,就另外拿了个碗倒上,让我喝口试试。我听了他的话,咪上一口,感觉有丝甜味,就咕咚咕咚喝起来。那年我还小,大概不到十岁的样子,并不清楚这黄酒的厉害。

我大概喝了有半碗的样子,感觉头部热烘烘,有点晕乎乎。我想离开饭桌,忽又好像哪里不对劲,又站住了,愣了一下。父亲笑着过来扶我,还好吗?我定定神,说墙好像在晃,身边的姐姐听了都大笑起来。这算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喝酒。一个冬天的傍晚,屋外天寒地冻,屋里因为我的第一次醉酒而笑声满屋。

记忆中的冬天,就是这样简单又温暖。

## 北方的冬天

□安殷